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二十一

華亭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宋徵輿轅文
　　　宋　卓立萬然　閲

方司馬奏疏

疏　　方逢時

審時宜酌羣議陳要實疏　訓練稍脩築

臣聞自古爲中國之患者、莫甚於夷狄、其安攘撻伐之事、亦莫急於夷狄、惟我國家開闢區宇、二百餘

餘年虜情屢變、其戰守備禦之政亦屢變、蓋勢有强弱、事有緩急、因時而更、待人而舉、勢所必至也、嘉靖以前、臣未敢詳論、隆慶之初。先帝肇登大寶。未遑他務、首 論廷臣以防虜之計。一時諸臣仰體 德意。集議十有三策、莫非經畧弘猷。首之以責實效之一言、尤至要也。九邊文武諸臣奉行惟謹。實效漸臻旣而 皇威遠震。 天心悔禍、夷酋來降、執叛 獻俘。 先帝面稽天若。俯從 廷臣之議、俾臣等得效犬馬之勞、許成 貢市之事。非利之也、蓋將假以羈

縻狂猘以爲自治自强之計也五六年來九邊無烽燧之警三軍閒暇萬姓保聚城堡堅完儲餉充積可謂無事之時矣恭惟　皇上繼體守成丕顯　先烈臨御以來憂勤惕勵不以諸酋之款服爲可恃於凡內修外攘陰雨桑土之計擬議于　廟堂之上播告于封疆之遠申飭叮嚀至嚴至備大小羣臣敷陳建白以宣　聖謨申明先議者亦幾備矣臣受命以來二年于茲諸所督率恪遵　廟議外馴黠虜潛奪其驕悍之心內務兵戎冀克成保安之績以仰

酬　知遇之恩者夙夜孜孜不敢自息僶俛經營之
餘心惟目擊窃見三鎮之事似有徒勞馳騖虛涉歲
月于先年所議有未盡合者亦惟在於名實先後施
爲緩急之間而已臣窃以爲　朝廷旣以實效責之
臣臣等卽當各以實事責之已不宜臨事依違因言
舉廢汲汲于期會文移之末已也臣不揣愚陋謹於
責實效之中諸所條建擇其明白簡切事易行而效
易見言之若無甚奇異而終有裨于安攘者其畧有
三曰訓練之實曰積貯之實曰修築之實而已臣愚

不勝區區、敢昧死以　聞、臣聞訓練者、治兵之良法也、不可一日亡所事事、時當無虞、尤易廢弛、其在今日、訓練雖勤、實效未臻、則作爲武過、臣等之責也、臣請推本而言之、　國初三鎭之兵、隸之衞所、統以都司。都司之官。即主帥也。衞所之官。即偏裨也。惟有重大征討。則　特命大將。掛印總兵而行事寧則將總兵非官名也故勅書曰遣將可以其官其人充總兵官尊至公侯卑至都歸　京師兵還衞所將無專擅兵無久勞法莫善焉亦無所不可洪永以後虜患日棘。大將之設。遂成常員。鎭守權重都統勢輕。衞所精銳。悉從抽選。于是正奇叅守之官

設而衛所徒存老家之名。此邊兵之初變所繇以始弱也。歷年既久。大將或不得其人。訓練無法。紀律弗謬。士馬之死亡者不補。逃散者不復。尺籍徒存。部曲虛耗。間有健將。思治目前。或扣官餉。或捐私財。召募勇壯。優加恩養。多者千人。少者數百名。爲家丁。扼虜家丁之名立衝鋒。幸功逭罪。原抽衛所之兵。徒備擺守。供奔走。名而衛所之兵盡解体矣此風起于石氏其後李氏在邊尚恃家丁今邊沿爲故事近有從邊將所求者檄爲營軍。鮮堪戰陣。此邊兵之再變所繇以遂弱也。夫陳其害云既號爲家丁則衛鋒陷陣皆非其事徒以衛王將之死亡主將又不肯輕出則家兵終無上陣兵無常形。反弱爲強。亦惟其時耳。今建白之臣。見風塵之無警。懼武備之日弛。咸思所以振作之。意甚善

也或者未究其原而建爲合營操練之衆臣愚以爲之以但浮其旗飾精其器械操行防巡而已

此正奇叅守之兵又將變而邊兵將益弱矣夫合營可暫而不可久可施之於新集召募之衆未可施之邊方鎮守之兵且非能盡一鎮而合之也亦非能盡一營而合之也蓋正兵馬步幾五千餘奇兵馬步幾四千餘叅遊馬步各三千餘正奇三鎮各一叅將則大同八宣府七山西六遊擊則大同四宣府三山西一三鎮之邊西起偏老中經雲谷北極獨石東連薊鎮延袤幾二千餘里各營之兵畫地分守遠近不同

有四五百里者。有二三百里者。近者亦六七十里。每遇合營。除存留防守之外。亦惟抽取壯健于百餘人。操弓矢。赴期會。聽號令。受約束而已。況百里合營。數往數反。人痡馬瘏。飲食安宿。靡所資託。將無久駐之志。士有速散之心。所合之兵。雖以勇壯自居所留之衆。卽以怯懦自委。勞逸形殊。榮辱情異。如是而望士馬之精强。非臣所能知也。爲今之計。衛所之制。不可復矣。正奇叅遊。法制俱存。可以有爲。惟在加之意耳。夫一營之士。不皆盡强也。亦不皆盡弱也。分配得宜。

教習有方。部伍既定。紀律不紊。使强者以弱者爲羽翼。弱者以强者爲膽。志其心既一。其力自齊。不必他有更張。而勇氣可振。臣愚以爲營不必合也。惟當愼擇正副叅遊之官。授以專責。各將本管之兵。不論軍卒家丁。通行較其勇怯。分爲四等。勇藝兼優者爲上。藝優勇劣者次之。藝勇平平而精力可教者。又次之。勇藝無取而智術機巧。口耳便捷。識虜情知地利者又次之。計其多寡。分配司隊。上者十。則中者倍之。下者又倍之。無偏勝焉。老弱疾病。悉行汰革。逃亡空缺。

悉行選補然人之才質不同技藝各有所長如鳥之飛魚之游不可强而能也則又量才器使弓矢戈戟劒楯火砲梃刃因能而授擇其善者爲之師以教之日省而月試將領之賢能者則久其任雖至十年可也崇其秩雖至督帥可也如是則將有定志士有定伍器有定習而軍威可振矣其稽察試驗則屬之守巡兵備就近舉行總督撫鎮之臣于春秋之隙閒調通閱以耀武揚威視成而行賞罰如此訓練或可有成夫訓練舉矣又有三擾焉工役也扣兌也抽選也

三者不除，訓練不可爲也。夫工役今之急務也，合用夫役，惟當暫取於步軍，助以班軍。有馬之士，宜令休息，不可一槩役也。或以虜既款服，有馬之士坐食糧芻，經年不戰，借用其力，亦無不可。此非知養威蓄銳之道者也。虜雖服矣，可常恃乎。一日渝盟，則訓遣按伏，旦夕事耳。休養之者，非固縱之逸之也，將責之以大勞，望之以死事也。今既勞之矣，一旦調遣，又何加焉。無事之時，終歲勤動，不得一日之暇，有事之際，責其荷甲操戈，蹈白刃而不顧，人情實難，雖有孫吳之

（方公力主撫市，獨爲此言，可見其慮患之周）

將亦不能驅久困之人而奏膚功也。工役不及。則士馬之力不竭。而訓練可行矣。抑兌非善政也。遂鄙之士。仰給縣官。領種屯田。非利其財也。誠以三軍無事。使之耕耘習勞。半食其力。藉其有餘。官爲貯之。以備補助而已。今各衛所管屯之官。不知　朝廷立法養士之意。惟以屯糧額徵爲急。一遇凶荒無完。則按一衛一所之籍。將應給月糧通行扣除抵兌。軍士俾于追呼困於搒楚。隱忍而不敢出一言。監收之長。亦利省便。免降罰之罪。坐視而不以爲意。即此一端。已爲

不堪。又有馬價之扣。開墾之扣。採辦之扣。朋合之扣。一軍之身。一歲之間。五扣累焉。所關月糧。餘者無幾。加以官胥朘削之害。室家饑寒之迫。愁嘆憂苦。不能自存。安望其有果毅奮揚之氣。為吾爪牙干城之用哉。臣愚以為扣兌之事。亟宜議革除。採辦每歲人二錢。朋合。開月人五分。緣係舊例為買馬備器之用。仍照遵行。惟于屯糧備行該管司道。明為稽查。果係領種應徵之人。令其領銀轉納。不得蹈襲舊弊。賠倉槩扣。滋害于衆。其承認開墾田地。尤宜明白徵收。果係

歲荒士卒無收者破格蠲除免行抵扣以溥　仁澤至于馬價之扣尤非得已更當講求疏通之法以爲拯援寛卹之方所謂寛一分則受一分之賜也蓋邊鄙之士所徵在力中土之民所徵在財今既欲責其力又復竭其財非　國家優厚邊人之至意也扣兌不行則三軍之財不匱而訓練可行矣抽補非得已也入衛之兵遊擊領之在宣府者一大同者二春而往夏而歸秋而往冬而歸夫撤邊鄙以翰　邦國急陵京而後封疆未爲失也但三軍之士往來踐更歲

無寧日修築工役。艱苦萬狀。每一放還士卒之物故馬匹之倒損。多者數百少者數十。息肩曾未旬日。卽又徵發。召募不及。買補無措。則于各叅守之營選取壯丁健馬補輳而行。其始也偶一爲之。歷年旣久。遂成故事。各營之精壯有限。遞年之抽取無窮。損此益彼。坐致虛耗。爲計之失。莫大于此。臣愚以爲入衛之舉。不容已矣。但當嚴爲之禁。死亡之士。倒損之馬。別爲區處。馬或取足於互市。人則勾丁于本家。果係故絕別行召募。不得再循舊套。抽取諸營。如有違犯。重

行叅究。是亦足兵救弊之一道也。抽補不行。則三軍之伍。不紊。而訓練可行矣。此臣所謂訓練之實者也

臣聞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況在邊塞戰守所資尤重且急者乎往歲虜寇充斥征調頻繁倉廩無一月之儲士馬無十日之飽行輸輓之法下搜括之令司邦計者蓋岌岌焉無他策矣茲者五六年來虜無侵擾兵無按伏三鎮客餉稍有贏餘然亦未至於紅腐而不可食貫朽而不可較也譬之中人之家數日無宿食之資釜有餘炊。而遂自以爲富不可也然際此

充裕撙節愛惜惟其時矣而所以耗之者曰驛遞焉市價也撫賞也工役也賑貸也四者之來不思所以處之以爲通融共濟之道而徒曰此歲賦之常不以戰守則以市役非有加于常額之外無不可者臣以此非知經

國體民之道者也夫畜無三年不可爲

國旨蓄御冬詩人所取是可不加之意乎賑貸之事偶一爲之不足爲費撫賞之數臣已議 請准行不拘定數用盡乃支則所省實多臣愚以爲惟工役有興當大爲酌處果係緊要必不可已者則併力爲之

無畏難焉。其諸可緩之處。無益保障者。即行停止。無徒務修守之名。虛致財力之竭可也。若夫市價。山西則歲支二萬五千兩。大同則歲支六萬兩。宣府則歲支五萬兩。三鎮客餉。歲計之共五十餘萬兩。市價歲取十餘萬兩。似不爲多。然此乃取諸　內帑而用之實亦費也。若將臣近年題　請之說　俯從施行。將三鎮市馬。酌量揀選。兌給京營。以抵太僕歲徵之數。此說蓋在前疏甚詳法之最善者也而于中土應俵之民。折取其價。轉充市本。則民賦非增。兼得寬恤之惠。國馬不減。或有駃騠之良。客餉焉

價。兼支共濟。太僕無虧于府庫之藏。戶部無虞于匱之之患。而十年之畜可致矣。此臣所謂積貯之實者也。臣聞設險者、守國之要務也、其在邊塞、修築宜先、蓋城堡以便保聚、墩臺以明烽火、邊垣以限華夷、三者皆勢所必爲者也、究而言之、城堡爲急、墩臺次之、邊垣又次之、今宣大之城堡完矣、墩臺亦不少矣、宣府之邊垣、亦告畢矣、山大邊垣、計議已定、大工伊始、無容再議、臣所謂實者、蓋修築所以自衛也。亦所以自困也。所以保民也。亦所以病民也。衛成而財不困

人不病，調停斟酌，存乎人耳。且保障大功也，修築美名也　朝廷以保障之功，責之邊臣，邊臣本之以功名之心，加之以督責之嚴，承　德意而亟從事者，將羣然趨之，在一鎮，其誰曰吾無邊而不修，在一道，其誰曰吾無工而不為，不曰某所當增一堡也，則曰某所少一墩也，不曰某邊有險可據也，則曰某處有土可拓也，舊工未畢，新工已議，前修未完，後修復繼，視人勞如蟻運，功成而無所用，數年之後，臣恐財必匱北方公本人必疲。或因之以啓戎心，未可知也。臣愚以為自今

以後。三鎭城堡苟完矣。無益之虛堡。不必再設也。墩臺苟足矣。無益之空臺。不必再加也。邊墻苟修矣。無益之贖土。不必再闢也。乘此閑暇。訓練士馬。廣積儲餉。與民休息。外敵黠虜以觀時變。譬之人身焉。元氣既固。飲食自強。雖小有風邪。不能侵害。蓋內備既設。人心不搖。撫處得宜。釁不自我。虜雖狡黠。亦將聞風知畏。不敢輕犯矣。此臣所謂修築之實者也。夫安邊之道。亦多端矣。臣區區以三者爲言。亦惟就臣職分之所當爲。與臣才力之所能爲者而言也。蓋工役省

則力有餘積貯充則財有餘財力既裕訓練克舉則兵有餘二者既備所謂自治自強之道孰有加于此者伏惟　皇上敬德崇禮以照臨之任賢選將以董督之明賞公賞以鼓舞之上下勤卹久而不變則虜服可也叛亦可也服則我有虎豹在山之勢叛則我無臨事倉皇之患實效允成而封疆永賴矣

條議邊關機宜疏　總兵移駐

准兵部咨該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賀一桂條陳要將山西鎮守移駐偏關本部覆奉　欽依咨行前撫臣

鄭覆議相應會同總督軍門題行本部看得三關地方自今日切近虜穴而言則偏老誠爲絕塞自往昔大虜深入而言則寧武尤爲要津先年移置之意似亦欲顧長慮目今更端之舉尤貴審處熟思合無咨行督撫官再加詳議具奏施行等因題奉欽依備咨撫臣鄭遵行間續准軍門咨亦爲前事已經行據寧武兵備等道會呈准鎮守總兵官劉國手本回稱移鎮不便等緣繇到道看得移鎮初意先該劉總兵會同巡按賀御史面議可行今復稱不便似應照舊

駐鎮寧武、東西有警、從宜調度等因、呈詳到職、前議間、總兵官劉國去任、職恐事體未妥、又行司道會同新任總兵官再議去後、今准前因、臣會同、議照三關俱通虜要區。東路自盤道梁夾柳樹墩兒水鵰窩梁等堡進。直犯代忻太原等處。西路自滑石澗黃龍池寺塢堡水泉營等堡進。直犯鎮西興嵐等處。中路陽方口、王野梁失守、少費迂廻可達東路矣。莜麥川野豬溝失守、少費迂廻可達西路矣。此邊形之大較也東中二路外有馬邑朔州烽火相接、零騎遞難以潛

入大舉或數年一至西路邊長二百餘里東自水黃墩起西至丫角山止一百餘里尚在朔州川之內自丫角山起西至老牛灣止一百餘里逼臨沙漠大舉憑陵易騁零騎出沒無常賀御史移鎮之說有見於此原議總兵駐偏關老營堡副將移寧武西路叅將鎮守初設之時原以副總兵名色駐劄偏關後以嘉靖年間虜由大同入犯太原遂改駐寧武改老營馬站遊擊隸總兵計寧武離偏關一百八十里正兵營軍馬在三路雖稱精銳土著有年勢難他徙其叅遊軍馬果數足勢强總兵就彼統練於西路之大舉雖未能屹然遏絶而零騎必可拒堵此移鎮

之便也。查兩營軍少一千三百三十四名，馬少三千四百四十二匹，揀練且毋論，而不敷之數若此，馬每匹議價十兩，該銀三萬四千四百二十兩，本鎮客餉年例尚有三萬七千五百兩未給，請發此項銀買補未為不可。馬則猶有處也，但彼中窮塞，布米價高，軍之應募無人，勾補難輳，此最難區畫者，戚敵固在將領，尤資兵馬，今兵馬如是而移之，是總兵亦參將等也，虜豈憚一總兵官名乎。況偏關抵寧縣原平驛三百餘里，東路報警，策應恐難卒至，此移鎮之未便

也聞先年俺酋乘虛謀陷老營總兵郭琥早得其情躡寧武日暮提兵四鼓即抵其地而堡賴以全其西路虜情總兵官肯如郭琥哨之遠知之預發之審而速何患無功不移與移鎮同也即駐偏關而偵探不明出門與虜形相左爲躲閃自全之計移鎮與不移同也在總兵之盡職不盡職何如耳今該鎮既稱軍馬寡弱矣東路寫遠矣臣等必欲如原議强之他日西東二路有事彼得以借口推諉又皆今日持議者之未審也合無依其仍駐寧武將正兵營并各部將

軍馬一體優恤訓練時常用心督哨選三路但有聲息即當星馳調度隨賊向往堵截務保萬全倘一有失誤罪自難辭臣等惟據地方事體如此斷不敢有一毫觀望回護之意相應題　請伏乞　勑下該部再加查議上　請行臣等遵奉施行

爲陳邊務申虜情以定國是以永大計事　貢市善後

臣聞言天下之事非難而知天下之事爲難知天下之事非難而任天下之事爲難今天下之事惟夷狄爲大而夷狄之害惟北虜爲最蓋西北之地高寒荒

燧廝生其間兇頑桀驁茹血衣毛與虎狼無異據壤中土歲時窺伺大則侵陵小則寇掠自生民以來爲患久矣以二帝三王之盛卒未有能臣服而誅滅之者秦始皇築塞却胡終貽身禍漢武帝窮征遠討海內虛耗以漢祖之雄傑而有白登之圍以唐宗之英武而有渭橋之恐然則封疆之事安攘之計豈易言哉下自晉宋迄于金元而禍亂極矣迨我

皇明

太祖高皇帝

神武肇命迅掃腥膻廓淸寰宇

成

祖文皇帝

三駕親征蕩平沙漠保安黎元

二祖

聖武規畫創置西自寧夏東抵遼陽巨鎮強兵環列屏翰秦晋燕趙之境始得安息二百年來猗歟盛矣然也先首禍于土木俺答構亂于西陲小王子火篩花當之屬相繼爲害及今俺答益稱雄桀糾其弟兄率其子姪攻克諸部雄據朔庭東連察罕西脇番回虎視三關蠶食九鎮五十餘年致我中土之民困于徵輸邊鄙之民死于鋒鏑嘉靖之季騷擾益甚 世宗皇帝 宵旰四十餘年思欲討其兇恭誅其狂肆而事有未逮遇我 穆宗皇帝 即位之初 天眷

明德厭彼兇頑孽孫搆釁慕義來降蓋天將啓太平之機而再造邊人之命也臣時巡撫大同適當其事窮料胡運首謀受降爲 國弭禍先遣鮑崇德齎咫尺之書諭俺答以納平虜之惡繼遣龔喜等持一箭之令諭黃台吉以解大同之圍曉以禍福申以信義盟約既定三會酋既從乃谷會督臣王 審計協謀傾心竭力以共圖弘濟列疏上 請伏荷 先帝 聖（擢市之成繇王方任于外亦當張能獨斷于內也）哲洞燭機宜二三元臣協心一德襄贊 廟謨折衷羣議授以成算使臣等得效犬馬之力以馴豹虎之

心叛人斯得。貢市用成、既臣以憂歸、王獨任其事
請　封議貢、約會定期、勞心苦志、克有成績、而扯比
的祿父子、疑貳未即就約、巡撫都御史吳、訓諭有機、
招徠無倦、遂致東西聯屬、反側漸消、封疆遂寧、此及
三年歲　陛下　特恩起臣艸土之中、來代崇古之
任、臣才智庸淺、力弱氣懦、而區區為　國一念之誠、
不敢自負、宣布　仁威、恢張　國體、申明約信、通行
曉告、羣酋素皆知臣、莫不傾心聽服、賴　陛下　神
武、元臣忠貞、克終愚志、不墜前人之美、八年以來、九

邊之外以生齒則日繁以修守則日固以兵馬則日練以芻餉則日積以田野則日闢以商賈則日通窮邊僻堡阽危殘喘之民始知有生生之樂此今日之邊事可知而可言者也虜自順義而下有黃台吉有兀慎有擺腰有永邵卜有河西襖兒都司有青把都白洪大滿五素滿五大哈不慎打喇明安兎有扯力克五路青把都鵓黃多羅巴林松木兒等部實繁有徒小大遠邇錯雜不一然其向化懷惠心傾志靡輸誠效貢久而益篤莫敢有渝盟叛約顯然悖逆生亂

者歲時請求隨宜與之即欣然知感間有講事賣馬之使經過城堡投見守操官員求討食物苟得一餅一菓之與即稽首而謝歡笑而去蓋犬羊之性不顧廉恥不識法度不知禮義乃其恒態非敢有所侵侮而豕交獸畜馭之得宜益足以堅彼歸向之心於

國體何傷於貢市何玷即有無狀捉人索賞如打喇明安兎者告之俺答嚴加罰治即委首聽命服罪知悔此今日之虜情可知而可言者也夫今日之邊事如此虜情如此臣等之處置如此中外之不然者或

曰夷使成羣充斥城市爲害將不可制也或曰財貨日益費耗虜欲終不可足也或曰與虜益狎隱憂叵（當時不欲撫賞諸臣以耗財爲言者猶近是其後歲賜加至二十五萬與前六萬之例異矣）測將不知所終也爲此言者心則忠矣而事機或有未達一時風聞疑之太甚計之太深者也夫夷使之入三鎮皆有之多者八九人少者二三人朝至而夕去夕至而朝發守貢之使賞至即歸有舍館以安之有卒徒以防之有餼廩以養之何有于充斥財貨之費有市本有撫賞晝有定規給有定數通三鎮而計之每歲約費銀二十六七萬兩出戸部者一十三萬

有竒出兵部者四萬有竒、三鎮所自措辦者十餘萬兩、較之先年征戰、歲費戶部客餉銀至七十餘萬兩而不足、兵部太僕之馬價亦且十數萬兩者、纔十之二三、而虜心饜矣、至于民間耕穫之入、市貿之利、不與焉、所省不亦多乎、以為有隱憂者、臣以為所憂則有之、而不隱也。方虜之未款貢也、庚午以前、每歲大舉、九邊之地、必有被其毒者、而鵰擄鼠竊、無處無之、致我三軍戰鬬、暴骨滿野、萬姓流離、橫屍載道、城郭丘墟、芻糧耗竭、外罹焚禍、內虞他變、邊臣首領不保

朝廷爲之旰食憂孰大焉款貢以來七八年間無此事矣設使臣等處置乖方羈縻失策恡小費而虧大信貢不至而市不通虜一旦猝然肆行侵掠則前日之憂即見何隱之有哉其所不可知者虜中之權悉屬俺答今衰且老矣誠恐數年之後此酋既死諸部無所統一號令不齊其中狡黠互相爭搆言貢而貢或有不至言市而市或有所挾假託異辭遂行侵擾此則時變之或然而不可預料者在我處之亦惟停貢罷市閉關絕使嚴兵固壘以禦之禁邊軍之私行

其後俺答既歿黃撦二酋相繼撓市至卜石兎始以三娘子嫌事小有不決然亦即受款制無大害一如方言

趕馬。禁邊將之輕舉倖功。既不示以易與之情。亦不啓以可乘之釁。使曲常在彼。而直常在我而已。于彼貢市何賴焉。然夷情貪鄙。恐我之餌。懐我之利。强弱異勢。遠近異情。去就順逆。勢必有變。因機而處。隨宜而應。以爲弭亂息患之圖。此又于不可知之中。而大有可爲者。顧在後之臣。作爲何如耳。夫封疆之事。既無定形。亦無定機。惟　朝廷任用得人。處置有方。則貢市可也。戰守可也。盖戰守之事。非繫于貢市而致而貢市之弊。實于戰守有裨。又何必拘拘于貢市之

非戰守之是。而謂終之不可保哉。臣又聞之、御戎無上策、征戰禍也、和親辱也、賂遺耻也、今日貢則非和親矣、曰市則非賂遺矣、旣貢而市、則無征戰矣、夫虞周之世、詩書所稱來格咸賓之盛、臣不知其何如、誠使秦漢而下、得此機會而處之、則漢室何至于和親、宋人何至于賂遺、武帝太宗、何至勞師萬里之外、衛霍之將、何所立其勳名、而宋臣又何爲爭獻納哉、臣職任封疆、身承委託、仰藉 陛下 神武、得效驅馳、竭其心力、制伏强虜、保全邊隅、上紓 宵旰之憂、下

（○貢○市○之○法。）

（名○實○不○愆○實○自○古○未○有○之事）

息戰爭之禍，臣亦得免斧鉞之誅，實云幸矣，臣今受命還　朝，不復與聞閫外之事。誠恐議者謂貢市非可久之事。謂虜情無效順之誠。泥於近代之跡。以較今日之事。甚者或謂臣等數年羈縻綏輯之勞。皆屬邊臣掩飾彌縫之計。過爲疑慮。多所敷陳。或致　國是搖惑。內而邊臣畏縮。外而虜酋攜貳。內外乖違。事機錯迕。終貽後悔。噬臍無及。臣雖得去。而犬馬之心。實有不能一日忘者。所有一得之愚。雖皆已陳之芻狗。庶幾可爲善後者之一助。忘其鄙陋。列爲五事。冒昧上

任事之難如此

瀆 聖聽乞 勅該部再爲詳審款覆施行

計開

一教信義夷狄之人雖非我族類此心之良未始不同今虜自順義而下東西諸部受我羈縻七八年來罔敢或貳訓之以言即聽諭之以事即從豈有他哉亦惟吾信義有以感動之耳夫虜之服從既堅則我之信義當益篤伏惟 聖明敦崇大信申明大義嚴飭文武諸臣毋忽犬羊毋輕舉措毋設機穽而倖小利毋惑詭譎而畧遠圖毋作聰明而喜奇績使羣醜

紛紛常在吾範圍之內而潛消其疑貳之心則貢市可久而封疆永寧矣

一重撫賞今之撫賞有程式矣謂夷性貪饕惟其欲而與之不爲節制非重也謂夷欲無厭過爲節制近于悋嗇非重也俟以奇異以傾炫歆動于彼而陰致其羈縻非重也必察其情度其事因其人可以與則與可以多則多可以少則少彼以貧而求也則因其貧而賙之彼以勞而來也則因其勞之大小而酬之彼以馬來市也則因其馬之高下而償之其貢也則

有貢使之賞。其市也則有入市之賞、非理而索奇異之求。非我土產、後不可繼者。一切以情告之、以義曉之以禮正之。必使予奪厚薄之柄、常在於我。而感激冀望之心。常存于彼。譬之養虎豹、然時其飢飽、達其喜怒、則驕悍之性可馴、而吾之撫賞、于是爲重矣、羣虜有不懷服者哉、

一審機宜、今茲北虜服矣貢矣、市矣、然狼子野心、難馴易動、其順逆叛服之機、甚微而速、一有不審其禍立至、且吾與虜非愛其貢也非利其市也、羈縻之而

已彼若守之而不變也貢也吾受之不至者即不之屑也市也吾與之不至者即不之强也彼有慢言吾以大義責之彼有疑志吾以大信曉之彼有叛跡即閉關𢧵拒之嚴備以防之彼若感悟悔罪而復求則又畧其往過示以慈惠而許之豕交獸畜不怒不狎惟以靖吾封疆保我邊民而已此今日機宜之當審者也臣又聞之俺答老矣黃台吉亦衰病不支奢虜遠在西鎮切盡黃台吉頗稱恭順兀慎擺腰人寡力殲永邵卜遠去邊鄙惟青把都兄弟五人各擁千兵

永邵卜俺答兄子青把都俺答弟老把都之子也

而滿五大哈不慎二人答邇察罕世代聯姻在彼恒
有東西約助之情在我當思沉機預待之計然犬羊
之性貪我市利惟恐失之非有昔年糾合大舉入寇
之志惟俺答一日殞絶則把漢與黃酋諸子勢或有
爭諸部觀望貢市必有不至而其爭者抑或有借我
（雖此亦于我有利然俺答歿後夷部亦無大爭奪之云）
爲援而請兵求助者矣亦或有倚我爲重而舉部來
歸者矣事機至此處之爲難拒之則生釁許之則召
禍察其強弱之勢度其誠僞之心因其去就順逆以
爲推亡固存之術非有真見定力不能斷而定矣此

將來機宜之當審非臣愚之所能預及者也

一慎招納臣聞春秋之法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治以不治萬世不易之道也今之板升皆我　中國之人或以亡命而自全或以虜掠而忘反首於丘富繼以趙全招呼誘引實繁有徒

丘得良死賴以購誅

外附强虜內構邊患逃避　天誅爲日久矣議者忩其背逆恐其滋蔓倡爲招納解散之說意非不善計非不可行也而其勢則有不可易者蓋奸宄之黨已甘心於虜而黠虜亦厚結之以自殖取之之策必

先有以制虜之死命。而後可以有爲。辟之逐鹿者然。虎方捕鹿。吾當先制其虎。不然鹿且走。而虎方來。不惟不能得鹿。而或無以禦虎矣。方虜之未服也。其機尚有可爲、臣昔任大同。半歲之間、招而來者九百餘人。今虜服矣。與之約矣。而復招之。是自示以不信。而啓虜以乘釁之事也。且自趙全等誅而羣奸破膽矣。雖有兇人不敢復逞。今虜且爲我臣子矣。況此輩皆吾赤子。則其地卽我之地。人卽我之人。又何必得其地。反其人而後爲快也。若當此之時、因而撫之明示

以　聖朝不殺之仁、使之自生自養、則反側之志亦將自安、且使我禦虜有道。自治有方。恩信既耶。武備益固。即虜且稽顙屈服。又何患于此輩哉。若不致慎。或設間以誘之。或潛計以招之。或輕兵以襲之。戲中國之體。而結醜虜之怨。渠魁必不可得。所得者皆其老弱饑羸之人。雖千百輩。曾不足以損虜之毫毛。而奸人反得以藉口而構禍矣。此臣愚以為當慎者也。況其中有二三縣者、雖為虜用、皆受我官職、志在虜來南時彼中亦有思歸本朝不闕歸。數年之後。事機一變。將必有率衆歸附。復我邦

族者。成而開其生路。嘉其順志。因時撫處。輯其心而藉其力。其權畧在後來諸臣加之意也。

一養士馬。臣聞天下雖安。忘戰則危。故卒不服習。兵家所忌。而軍政之要。以馬爲先。况防邊禦虜騎兵爲故。可一日而忘所事乎。自北虜款貢。三軍忘戰七八年于此矣。夫兵以氣爲主。不戰則惰。雖日訓練之。猶恐其不振也。今三鎮之兵。堪備行伍者。各僅五萬。其操戈乘騎者。二萬五千餘而已。加以入衛之抽補。工役之繁興。屯糧馬價之兌扣。日就疲困。臣雖再經建

議以爲當加意畜養而事體不一尚屬虛言臣雖屢行申飭修工不得役使馬軍而各該將領私派工役隱而不言者往往有之臣實恨焉夫防邊之政有三足兵足食與設險而已三者之中以兵爲急今食亦足矣修城堡修邊墻修墩臺無非爲設險計也乃徒務設險驅此有數之軍任不息之役終歲勤動人逃馬瘦營伍空虛皆不之慮而惟曰吾邊墻之完固墩臺之堅密而已設使虜一旦渝盟入寇臣恐墻非不

宣大塔臺實川所恐方今力以爲不便定也

高臺非不固而弱兵瘦馬守則不可戰則不能此孟

輛所謂地利不如人和也。臣願　陛下深思大計、俯察臣言　勑下該部嚴行各鎮巡等官先將各營士馬加意畜養亡故者補之老弱者汰之馬匹于市馬中選用老瘦不堪者易之免其工役寬其扣兌足其芻餉利其器械分營訓練各因其地各隨其長務求實用毋務虛文一切偏廂車營之類徒飾軍容無益邊備者悉爲罷革。僻遠之墻塹無用之墩臺徒勞人力無益防守者悉爲停止。使三軍之士曉然知在上之意惟專務戰守無異工苦差賠糧之患則心志

自固家室得寧勇氣自倍而威武自振矣至于大小將領尤望陛下愼選才勇責成久任杜其讒毁之釁寬其文法之誅使豪俠瑰傑之士得以自奮自效又養士馬之要道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二十二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輯
　　　宋徵璧尚木　李雯舒章
　　　宋存楽端木　參閱

譚襄敏公奏疏

疏　　譚綸

善後六事疏　福建善後

此公巡撫閩中回籍守制上言

一議將。蓋自古軍中。必令大將運籌。而佐以偏裨。今獨恃一戚繼光。令其左支右吾。四面當冦。繼光雖信

才勇力亦不能及也福建都行二司有備員者六人乞勅該部行撫按等官考察去留舉才者補之隨宜委用如守備胡守仁把總傅應嘉者以充則官不必備而分任有人矣一議兵福建之兵所以積弱者爲未練也臣常練之而又病於未專也是客兵終不可罷然非策矣乞許撫臣得取各縣團操民壯之半與各巡司弓兵給以客兵之食集之省會分爲二營營三千二百人設練兵都司二員分統訓練則可以漸減客兵而增主兵但軍旅之事法當威嚴訓練之初

易生謗怨仍乞假之事權不從中制使主帥之令得行於下而後實効可臻。一議食福建賦稅自兵興以來未入于朝廷者多矣今議者必以寇亂稍寧欲爲催徵之計不知瘡痍未起荒蕪未闢而一旦督追數年之逋是毆之盜也宜下撫按酌議已徵者量留地方未徵者姑免追併。一寬海禁閩人濱海而居非往來海中則不得食自通番禁嚴而附近海洋魚販一切不通故民貧而盜愈起宜稍寬其法。一增設縣治汀漳延平間縣治太遠不便防奸請立縣於河埠東

禁之而私通如故不若官明通之而制之以法

西坑東洋三處令有司就近約束一議處有司本省郡縣俱在山海法令疎闊民易爲亂今後宜愼簡甲科中有才望者以任守令勿以衰殘舉貢及槩用江廣之人就近銓補

事疏　戰守長策

今之策虜事者皆曰乘障曰設險然計薊昌十區之地東西二千餘里見卒不滿十萬而老弱且半又分隸於諸將之手散布于二千餘里之間率畫地數丈而守一軍虜數以十餘萬衆攻我一面衆寡強弱遠

不相倂欲虜勢不張不可得也故言者亟請練兵意亦慮此然臣以爲遊兵破虜誠爲制禦長策而行之有四難四難不去練兵之策終不可行也夫虜之長技在騎而我制之非車不可顧虜入動十餘萬而吾即車戰不過三萬人且此三萬人非有見伍勢不得不召募召募之兵與尺籍軍異尺籍之軍無論老少强弱餼廪豐給優恤備至調遣即有行糧草料召募之兵非强壯不入選既無素養之恩有疾輒汰又無

乃知平日所給馬料軍有分食者矣

歸老之計既以車戰亦無馬料自非酌撥尺籍軍之

食稍優之必不樂從計三萬人宜各月給銀一兩五錢歲費五十四萬司農告匱是一難也燕趙之士雖多慷慨然近者銳氣盡矣非募吳越習戰卒萬二千人襍教之事必無成此萬二千人者臣與戚繼光召之可立至用之可立效教成之後留之實邊可使從者半散之歸農可立遣無後憂而時方疑其用之不可譚戚二公威信素行浙中北散之不可南慮其有他是尚以臣與繼光不可信夫不能信矣尚能任之專哉此二難也軍旅之事務在威嚴書曰不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汝燕趙之人

素驕驟見軍法不無大駭且去京師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之士掣肘廢功且釀他患是三難也我兵素未嘗虜戰而勝之虜不心服能再破之乃終身創矣第慮忌嫉易生不能戮力再舉其禍或至此四難也臣熟思之不如姑就薊鎮見兵講求戰守之策除乘障應援者皆如故昌平總兵所轄兵亦就彼訓練如故若臣標下兵二枝振武營遊兵一枝順天巡撫標下兵一枝遵化遊兵一枝薊鎮總兵標下兵一枝又聽臣于大名井陘二兵備道選民兵一枝調真定遊

擊下民兵一枝真定府等府達官舍及各路防秋民兵中選一枝共爲十枝每枝務足三千人若尚不足又聽臣於十路稍緩策應兵中選取以足其數可得兵三萬人列爲三營營分爲三軍一營駐密雲一營駐遵化各用參將一員遊擊一員一營駐三屯營中軍屬於總兵郭琥左右二軍仍用參將遊擊一員如法訓練專備禦戰仍付戚繼光以總理薊遼保定等處練兵總兵官之職而命巡撫劉應節專任提調臣實總督之每遇春秋兩防三營之兵各移近邊密雲

營屬密雲兵備副使遵化營屬永平 備僉事三屯營屬薊州兵備參政各隨營監督而臣與應節繼光往來督勵小警自禦大入併力務各負墻以戰遏之邊外此爲上策萬一乘罅潰入亦願 陛下少寬罪誅聽臣等決一死戰收桑榆之功亦不失爲中策若先事不能禦後事不能戰掩取微功苟圖塞責是爲無策臣等罪安逃哉 中國長技無如火器欲三萬必得鳥銃手三千人爲衝鋒而勤習邊人非遲之一年不可今防秋期迫請選取浙兵三千人以濟

一時之急。期以三年。俟邊軍既練乃遣願留者聽。惟
陛下財擇。

補練主兵疏畧

補主兵

薊鎮補練主兵。將以罷調客兵。今行之已踰十年。主兵竟不能充。客兵終不可罷。何者。任之未專。而行之未實也。今宜責之臣綸與繼光。使得專任其事。勿使巡按巡關御史攙與其間。俟三年補練有成。然後遣官閱視。補得主兵二枝。即罷調客兵一枝。補得主兵一萬。即罷調客兵五千。責任既專。功効自著。比之頻

年補練迄無成績。不可同日而語矣。

條議戚繼光言兵事疏　兵事

頃兵部奉旨以都督戚繼光所論兵事。令臣熟計其便具奏。臣謹條其事如左。一議就近召募與選摘見軍練之孰便。臣綸議曰。見軍數少。不得不資各鎮入衛及更戍之兵。今當先定練兵之說。而後及召募。且練兵言。其說有二。一曰選區將。令各路參遊俱聽總督鎮巡授之以法而各練其兵。其語之弗省。與令之不從者。許臣等不時論罷。別舉一人代之。舉非其人。

治臣等之罪。二曰設副將，改建昌營遊擊爲協守薊
昌東路副總兵，住劄建昌營，分理松棚太平燕河一
頭營石門寨山海關等處練兵之事，而以巡撫 應
節標下之兵屬之。其人則統領南兵參將胡守 可
克也。改石匣營遊擊爲協守 昌西路副總兵，住劄
石匣密雲，分理馬蘭墻子嶺曹家寨古北口石塘嶺
等路練兵之事，而以臣綸標下兵屬之。其人則統領
南兵參將李超可克也。超既以副總兵守薊西，則古
北口不宜復設副總以撓事權，宜徙程九思於黃花

鎮而以黃花鎮參將朱紹文代之自召募言其說有五一曰議班軍班軍本以備十二路修守之事頃之復作墩臺日不暇給宜稍增其數自乘障之外使恆餘六千人付繼光練待此六千人既精即發防守又取六千人練之期以三年番練數萬之軍盡成精兵而止第此六千人別難取盈宜于河南山東京操軍內再各請發三千人照例改定春秋班次各用領班都司官一員責之選領每年依期赴鎮是一策也但河南京操春班軍見在止一千有奇必於秋班七千

數內改撥二千爲春班乃可足春秋兩班之數二曰清查衛軍故事鎭廵官取屬衛軍五歲一再查法非不善但詳于本戶正軍而畧于餘丁宜自聽臣與應節稍更其法若本戶軍亡就本百戶內照依近例僉取別餘補伍應補者不得占隱新解者不得朘削其總兵官仍每歲比較如常三日勾補逃軍薊昌鎭及南直隸各省逃軍各照舊規清補無容議矣顧法行自近當先令北直隸八府各造一冊送臣綸處類查分發兵備道嚴責勾補每歲以勾補多寡爲殿最四

曰廣召募。每路將官各給募兵銀三百兩，二鎭守總兵各六百兩，聽其召募，人給衣甲器械銀一兩二錢，即以此充補額軍之數。而各路見軍有不樂原伍，誰各應募者，宜重禁之。五曰議行糧。土之民不利爲兵，而爲兵者，惟各標下有行糧之資，無修邉之苦，故應募有人。爲今之計，宜將新募新補之軍，以萬人予戚繼光，三千人予楊四畏，各充標兵，訓練給以行糧，其餘分補督撫標兵，而以原取各路標兵歸之防守，如下班例，止食本等月糧，仍計發同各路軍數若干，即

減調入衛客軍。抑除糧芻以充標兵二枝行糧之用。足兵省餉計無出此。凡此七事、皆補兵練兵之要務也、一議車騎合練可以用否、臣綸議曰、臣聞太公兵法易戰一車步卒八十人、一騎當步卒八人、當險戰一車當步卒四十人、一騎當步卒四人、今薊昌二鎮。所謂險地易地、在在有之可練爲兵車七營毎營用重車一百五十六輛、輕車二百五十六兩。步兵四千。騎兵三千。帶輕車馬二百五十六匹。以東路副總兵一營。合延綏標下一營駐之建昌遵化以西路副總

兵一營合總督標下一營駐之石匣密雲以薊鎮總兵二營駐之三屯昌平總兵一營駐之昌平是十二路二千里之間有七營車騎相兼即有數萬之虜無能爲矣或疑虜騎疾車步遲不相及解曰用兵之法有分有合兵車七營豈皆聚爲一處必以半合戰半（兵唯于能分而車散光唯）出奇追奔邀截及險地用騎與輕車扼塞用重車迎擊及易地則合用輕重車騎縱橫聚散無所不可況虜馬爲我車所縶勢不得疾而我長戟火器以車爲衛足可遠施此車合練堪用者一也行則爲陣止則

爲營。人馬便安不假壕塹爲固。堪用者二也。車不須食。步不須馬。以車爲蔽。步又半不須甲。省費甚鉅。堪用者三也。虜入內地。守以兵車。則不敢分掠。亦不敢久住。堪用者四也。繼光議車騎合練。實得制虜之長策。一議鼓舞犒賞兵車火器。其費安出。臣綸議曰。臣聞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自古記之矣。往者兵部建議。已將密雲縣庫貯山西河南折徵民兵犒賞銀。分給薊昌二鎮諸將。隨營犒賞。今繼光練兵亦宜議及。請令每歲得支銀一千二百兩。改設副總兵

各二百兩不足則稍加原額勿令過侈使其可繼至於兵車火器已經工部給銀製造然尚未能充實數宜亦取盈於犒賞銀而犒賞銀存者止數萬兩恐山西有司仍以去年免解故事觀望遷延致虧國計宜令以時趣納并將各衛所軍器料銀盡數留之本鎮以備諸費一議七原六失四弊何以圖之臣綸議曰繼先所論多兵亦少之原內四事如役占逃倒驛遞騷擾家丁偏重守險無要臣等皆得以便宜處分無咎贅矣惟是班軍無制事緒煩瑣當行督臣專疏議

之其臨陣調遣二事除督撫鎮守外各標下之兵於春秋兩防各有就近駐劄之處如協守薊東副總駐劄建昌巡撫標兵既議屬之則本標之兵與巡撫標兵當兩防之際俱赴建昌合練而後當以一營駐建昌一營駐燕河以備燕石東西之警得以就近首先迎敵次則薊鎮次則西路協守次則昌鎮各標兵以次而至薊鎮總兵標兵駐練三屯兩防之時則當仍舊不動以備馬犬松棚三路有警則當先期馳赴在東則東路協守在西則西路協守次則昌鎮各標兵

以次而至協守薊西副總駐劄石匣總督標兵既議屬之則本標之兵與總督標兵當兩防之際俱赴密雲合練而後當以一營駐密雲一營駐石匣以備墻

如此布置聯絡亦長山之勢也

古石塘嶺三路之警得以就近首先迎敵次則本鎮次則昌鎮與東路協守各標兵以次而至昌鎮標兵駐練昌平亦當仍舊不動以備居庸黃花鎮邊城三路有警即當先期馳赴次則薊西協守次則薊鎮次則薊東協守各標兵相繼並至凡遇調遣毋營務各遣騎將各將騎兵三千先馳赴邊拒敵兵車隨進

至本路各要口把截以待決戰仍限以日程事緩則騎兵晝夜須行一百二十里車步八十里事急則騎兵晝夜行一百五十里車步一百里皆以調兵文到爲始其失期悞事與邏卒探報不實者悉按軍法無赦至于六失四弊一言以蔽之皆坐將不得人今以繼光爲大將而臣等又議設副將標壓將則諸事可以次舉惟在　陛下精選而熟練之覓其文法使得自效耳一議巡關監軍之設孰當一議較閱射行今宜行否臣綸議曰薊鎮軍雖歲奉明旨遣官閱視但

逃亡之額卒，難以取盈，訓練之法，半奪于工役，行之數年，竟無成效，諸將畏罪，曲事彌縫，況較群衆於一日，程工能于一技，何足盡兵事而盡勝算也，宜令御史閱視之際，悉取軍中金鼓旌麾之節，行伍營壁之制，軍馬介冑之容，五兵長短之用，按實考第，以行賞罰，亦須御史知兵者乃可參遊以上奏請，中軍以下自行，毋拘常法，專較射打優劣，及補練多寡之數，庶事可奏成而臻實效，臣綸又惟兵之所恃者馬，馬之日耗，由于軍吏之侵漁，議者患之，於是有追馬椿銀之法，以領馬久近為差

樁銀不足。於是有追棚銀之法。以自官及軍爲差但歲終總奏。支以買馬。其後又以將官稽察無法使馬日耗。于是又有參罰之法。以失亡多寡爲差法至嚴矣。然將官懼罪之及已。馬疲匿不以聞。而陰入其芻菽。責之本卒賠補至有鬻子者。有以賂免追樁銀者、有卒不能賠且賠而逃者。又有巧避參罰。立爲均攤冷補之議者。又有月扣棚銀五分者。諸如此弊。臣已嚴行禁約。但馬須急補。而樁棚錢例不得輒用。待報稽緩。宜許隨便支買。歲終類奏以爲常。此部議所無

而臣等及之亦軍務之急者。

論理財疏

理財

一通錢法。言足國必先富民。欲富民必重布帛菽粟而賤銀。欲賤銀必制為錢法。增多其數。以濟夫銀之不及而後可。今之議錢法者。皆曰鑄錢之費。與銀相當。朝廷何利焉。臣以為歲鑄錢一萬金。則國家增一萬金之錢流布海內。鑄錢愈多。則增銀亦愈多。此藏富之術也。又謂錢雖鑄。民不可强。夫錢者泉也。謂其流行而不息也。今之錢惟欲布之于下。而不欲輸之

于上。故其權恒在市井而不在朝廷。又識以年號。亦不免有壅而不通之患。臣愚請朝廷歲出工本銀一百二十萬。分發兩京工部。及南北直隸各布政司。所在開局設官。專任其事。其所鑄錢。即以備次年官軍

此法極可行。有識者皆發言之。而卒不行者。官吏利于輕資也

俸粮兼支折色之用。以後鑄錢益多。則工本當益省。錢制必輕重適均。每錢十文。直銀一分。不足則稍重其制。錢鑄五文。直銀一分。其錢俱以大明通寶為識。期可行之萬世。從前嘉靖等錢。及先代開元等錢。或行或否。悉聽民便。新錢盛行。舊錢當自止。布錢之日。

令民得以錢輸官。如稅粮起運折色。則銀六錢四。存留折色及官軍俸粮罪贖紙價。俱從中半收錢。如此則百姓皆以行錢為便。雖欲强其用銀而不可得矣。

一嚴吏治言催科之令。即龔黃卓魯不廢。今有司以姑息而獵名。監司以寬大為得体。上下廢弛。逋負日多。宜勅該部申明 祖宗徵粮法例。在有司必以任（先朝寬大奸民勢恣愈積欠故公為此言若今日專以此課吏矣）內徵粮之分數為賢否。在監司必以任內督粮之分數為殿最。凡遇陞遷考滿行取。撫按官嚴加查覈。必徵解及數者。乃許離任。不及數者。留任追徵。或疏名

參論其或以修舉職業督責稍嚴遂致怨謗者撫按宜加体察舉刺一本至公則任事任怨自有其人而吏治烝烝起矣一 重蠲征言今雖民貧吏慢而蠲征之令亦太數夫良民奉法而供賦以為常敝民便化而逋賦亦以為常在上者槩議蠲免是朝廷曠蕩之恩不足以勸善而反以惠奸也臣愚請自今國家非有大慶地方非有重灾不得輒議蠲免其侍頑多逋者有司嚴法繩之不得有所寬貸則良民不至獨累而敝民亦知畏法一 查額糧言國家衆建衛所棊列

中外。除錦衣衛及各護衛儀衛司蕃牧所。其在外衛所。通計額軍三百一十三萬八千三百名。而武官之數不與焉。其始軍無缺伍。糧有定額。而食常足。今中外馬步官軍大約止可八十四萬五千有奇。而糧餉積欠遠者一二年。近者數月。兵益少而糧益乏。臣所未解也。臣嘗見福建歲派糧剩銀止十萬兩至四川兩廣皆無之。大抵百姓逋負乞勑戶部通行有司清查。原設衛所官軍糧餉登耗之數。及會筭原額起運存留錢糧造冊送部。與撫按官查理。則天下之額餉

可清一肅屯政嘗邊屯諸臣之議備矣未及腹裏也腹裏當國初布武田畝膏腴實收子粒足以充軍食之半且可省坐派存留民糧以其半輸邊臣嘗見蜀府有二護衛屯田之利富甲天下今　國家屯田幾百倍于蜀而又設官任其事乃所徵屯種曾不足裨軍餉之什一則法之廢也蓋今之屯田軍得賣買勢豪兼并名在實亡武臣不得任法憲臣亦復怠事雖有住俸降級之例多寢不行遂使　朝廷以天下之屯田不能當蜀府之兩衛可慨也臣請勅該部行各

撫按官嚴督屯田道及管屯都司備查額數凡係占據及兼并者悉奪還官分撥軍士視其丁力壯弱以爲多寡催徵子粒毋容逋負其管屯與掌印官有催徵不及數者俱住俸降級不貸屯田僉事歲報撫按覈實仍報戶部稽查則責成既嚴屯政可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